



云南民族文化丛书 / 总主编 和少英

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卷 / 主 编 马永红

傣族传统口功的 医学人类学研究

段忠玉 ©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云南民族文化丛书 / 总主编 和少英

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卷 / 主 编 马永红

傣族传统口功的 医学人类学研究

段忠玉 ◎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本书由中央财政专项资金支持项目“民族文化专业能力实践基地建设”经费资助出版

“云南民族文化丛书”编委会

总 主 编：和少英

学术指导：马 戎 杨圣敏 王铭铭 彭兆荣 周 平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明东 方 桢 刘劲荣 那金华 李国文

李若青 张宗红 张先清 杨宗亮 陈 斌

赵静冬 郭飞平 高登荣 黄彩文 韩忠太

雷 兵 Katherine P. Kaup（美）

“云南民族文化丛书”总序

和少英*

云南因民族众多、文化丰富多样而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的一个天然宝库。自人类学与民族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现代学科传入中国以来，基于云南的田野调查所取得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云南在中国人类学与民族学学科的传播与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有关云南的人类学与民族学的调查和研究发端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西方传教士、专家学者、探险家以及外交官等先后进入云南，或窃绘山川险要，或记述边地的风土民情，并以此寻求通向中国的“走廊”或通道（譬如，英国铁路工程师兼情报官员 H. R. Davies 就写过一本非常流行的书，将云南称为“联结印度与扬子江的链环”——此书已于十多年前由我和我的同事们翻译出版）。其后，许多国内的专家学者亦相继来到云南，与云南本土学者一道使这里的人类学与民族学学科逐渐开始发展起来。

纵观云南的人类学与民族学学科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可以说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逐步繁荣发展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30—40年代。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许多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迁至云南，大批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荟萃于此。尤其是吴文藻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建立了云南大学—燕京大学实地调查工作站，由此开启了中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的“魁阁时代”。以费孝通、陶云逵、许烺光、田汝康等为代表的“魁阁”成员，对云南各地的经济生活、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城乡关系的变迁等方面做了专题性的调查研究。其研究成果和社区研究方法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为推动学科的中国化进程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二个阶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党和政府为了巩固边疆和加强民族团结，组织开展了大规模的民族调查与识别，云南成为当时全国民族问题研究和民族工作的重镇。这一时期的云南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

* 和少英，男，纳西族，云南民族大学副校长，教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暨云南省民族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博士生导师，兼任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所长、云南省民族文化研究院院长等职。

主要服务于国家的民族工作，呈现出较为鲜明的政治色彩。不仅为云南本土培养了一大批民族研究工作者，也给中国的人类学与民族学留下了极为丰富的田野调查资料与学术遗产。当然，本学科领域中受“左”的思潮影响以及“大跃进”等风潮的影响也是在所难免的。

第三个阶段就是改革开放至今，云南的人类学与民族学学科进入了一个全面繁荣发展的新时期。首先表现为相关的研究机构得以迅速恢复重建，不仅新增了大批研究人员，出版了一系列民族调查与研究的论著，而且还逐步展开了与海内外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机构或研究人员的交流与合作。云南省民族研究所于1979年初得以恢复重建，创办了《民族调查研究》《民族学报》以及《民族研究译丛》等刊物，推出了“云南少数民族简史、简志丛书”“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史丛书”以及“社会文化人类学丛书”等系列丛书。1984年，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建立民族学研究所，该所一直坚持了分民族研究的路向，出版了一大批颇有影响的学术成果。云南大学等高校先后设置了民族学与人类学本科专业、硕士点以及博士点，于2001年开始招收博士生，并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就建成了博士后流动站和国家级重点学科；通过组织对全省少数民族的典型村寨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形成了一批较高质量的专题调研报告，还精心摄录了一大批人类学与民族学音像带和照片，极大地推进了学科的发展。

经过上述三个阶段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繁荣发展，云南的人类学与民族学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首先，学科建设迅速发展。作为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最具优势的学科，人类学与民族学发挥了国家级重点学科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带动了政治学、经济学、生态学以及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发展，国际和国内的学术交流合作也日趋活跃。其次，研究基础进一步加强。人类学与民族学相关的专业化研究机构已遍及昆明、红河等州市，人员配置亦渐趋合理。尤其是2006年新建于云南大学的云南省民族研究院，通过整合资源、承担课题、培养人才，力图使人类学与民族学发展成为国内外有重要影响的学科。其三，基础理论研究凸显特色。云南学者在人类学与民族学的田野调查与实证研究方面成果丰硕，而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却相对薄弱，但近年来有些学者通过积极努力取得了一批相关的成果。尤其是关于生态文化、法律人类学、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民族政治学以及民族经济学等理论，已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外，应用性研究也大大加强。云南学者近年来将研究视角和关注点更多地投向了现实问题，突出表现在关注民族地区发展，维护边疆安全、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等方面的问题，涉及民族关系调适、社会文化变迁、生态环境保护等问题的研究成果明显增多。

云南民族大学是我国最早成立的民族高等院校之一。民族学是云南民族大学最具优势和特色的学科，不仅是云南省省级重点学科和省院省校合作共建的重点

学科,也是国家级特色专业。早在1979年,我校的民族学专业就开始招收研究生,1986年获硕士学位授予权,是云南首批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1987年至今招收本科生,是我省第一所开设民族学本科专业的高校,迄今已为社会培养输送了大批从事民族文化研究的高素质专门人才;2001年,我校的民族学被确定为省院省校教育合作项目——与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合作共建的省级重点学科,双方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等方面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合作,北京大学还先后派出数名社会文化人类学专业博士生对费孝通先生主持“魁阁”工作时期的云南楚雄禄村、大理喜洲和德宏那木寨等著名人类学田野点进行再研究,出版了一批受到学术界广泛好评的研究成果,推动了我校的民族学学科建设;2006年,民族学被列为云南省“十一五”重点学科;2008年被列为国家级特色专业,同年,民族学被列为国家立项建设的博士授权学科。经过近五年的建设,我校的民族学学科在人才队伍、科学研究、学术交流等方面成绩斐然:出版学术著作50多部,发表论文300多篇;获省部级科研成果奖36项;获国家社科基金课题40项,省部级课题50多项,各类项目经费总计2300多万元;主办或承办了“云南与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学术研讨会”“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世界大会”“边疆民族关系与构建和谐社会学术研讨会”等国际、国内学术会议;先后邀请美国伊利诺大学莱曼(F. K. Lehman)教授,美国加州大学阎云翔教授,美国福尔曼大学白荷婷(K. P. Kaup)教授,英国伦敦大学罗兰(M. Rowlands)教授,中国社科院郝时远教授、刘世哲教授,北京大学马戎教授、王铭铭教授,厦门大学彭兆荣教授以及云南大学陈庆德教授等知名学者到校举办专题讲座。在几代民大人的共同努力下,我校的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于2013年7月获得学位授予权,标志着我校在人才培养体系方面取得了新突破,在办学层次上实现了新跨越,为学校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和重要的平台。

云南民族大学的民族学学科历史悠久、积淀深厚、人才荟萃、成果丰硕。马曜、王叔武、宋恩常等一批著名的民族学家曾在云南民族大学长期从事民族学教学与研究,在民族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形成了深厚的学术积淀和优良的学术传统。多年来,该学科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各阶段的中心任务,积极开展社会科学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有重大影响的学术成果:老一辈民族学家参加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编撰出版了“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等影响巨大的成果,提出了“直接过渡”等重要理论,不仅为党和国家制定民族政策、解决民族问题提供了重要依据,而且为我国民族理论的丰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改革开放以来,新一代学者主持完成了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大湄公河次区域各民族如何迎接全球化的挑战”、美国大自然协会“滇西北民族文化与生态保护发展行动计划”以及“中外民族学、文化

人类学研究比较”“滇川藏结合部区域经济协作与发展问题研究”“西部大开发与云南跨境民族文化多元化发展研究”“文化多样性与构建和谐世界研究——以大湄公河次区域为例”等一批国际合作与国家级重大项目和研究课题，出版了“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史丛书”“社会文化人类学丛书”等有影响的系列丛书。其中，受云南省政府的委托，云南民族大学于2001年与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合作完成了“滇西北民族文化与生态保护发展行动计划”的课题研究任务，其成果为三江并流地区世界自然遗产的申报成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996—2006年期间编写的“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史丛书”被列为“九五国家重点图书”和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建设规划的重点项目，对地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从2002年开始，我主持并带领课题组成员历时多年先后完成了对金平傣人、莽人、克木人、俐侎人、他留人、撒尼人、老缅人等云南特有族群的调查研究，出版的最终研究成果《云南特有族群社会文化调查》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及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2009年，“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世界大会”在昆明成功举办，不仅进一步扩大了云南在全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界的影响，而且促进了云南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之后，国家又先后提出把云南建设成为我国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和我国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的示范区，这不仅对促进云南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给云南民族学研究和民族文化繁荣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然而，从以上对云南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历史与现状的简介中不难看出：在抗战期间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民族识别与调查期间，云南曾经是全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的中心，但随着老一辈人类学与民族学的专家学者逐步逝去，新一代专家学者又出现“断层”，以及学术重心的迁移等种种原因，云南的人类学与民族学呈现出了“风光不再”以及被“边缘化”的趋势。怎样才能重振云南人类学与民族学的雄风，为中国乃至世界的人类学与民族学贡献新的学术建树？这是当前云南学界亟须探讨的一个问题。云南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建设民族文化大省和民族文化强省的宏伟目标，为云南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我认为当务之急便是培育全国一流的学科，培育全国一流的学者，推出全国一流的科研成果，并结合省情和特色以期形成人类学与民族学的“云南模式”。

要实现新形势下云南人类学与民族学学科的大发展、大跨越，形成人类学与民族学的“云南模式”，需要社会各方面长期的共同努力，而云南民族大学更是责无旁贷。因此，为打造更大的科研平台，建设更强有力的学术团队，我校由我领衔申报了2012年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项目“民族文化专业能力实践基地建设”并获得批准，项目经费高达1200万元，这也是云南民族大学建校以来获准立项经费最高的项目。与此同时，为充分利用我校民族学、民族语

言、民族艺术、民族理论与政策等学科专业齐全、人才荟萃、成果丰硕的优势,有效整合全校的民族学学科专业与人才资源优势进行“大民族学”建设,不断提升学校的核心竞争力,学校于2012年12月挂牌成立了云南省民族文化研究院,下设民族语言研究所、民族艺术研究所、民族体育研究所、民族理论研究所、民族社会学研究所、民族教育研究所、跨境民族研究所、民族生态学研究所8个研究所。“民族文化专业能力实践基地建设”项目的实施和云南省民族文化研究院的成立,为我校的民族文化研究搭建了重要的开放式科研平台,有利于推动民族学学科发展。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在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的当今时代,充分利用云南民族大学得天独厚的学科专业与人才资源优势,抓住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项目“民族文化专业能力实践基地建设”和民族学一级学科成为国家新增博士学位授权学科的契机,围绕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热点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推出一批民族文化研究的标志性成果,不断提升学校服务社会和传承创新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为此,我们策划并组织编写了这套“云南民族文化丛书”,分“云南民族文化传承与变迁卷”“云南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卷”“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卷”“云南跨境民族文化卷”“云南民族艺术研究卷”以及“云南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卷”六个系列。本套丛书主要收录我校教师近年来民族文化研究的新成果,内容涉及云南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婚姻家庭、宗教信仰、节庆习俗、族群认同、传统体育、民族艺术以及民族文化保护传承与繁荣发展等诸多方面,较为全面地展现了云南民族大学在民族学学科建设方面取得的新进展。

总体而言,“云南民族文化丛书”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色:

第一,理论与实证研究相结合。本套丛书秉承民族学研究的优良传统,注重理论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丛书中既有对民族文化保护传承进行系统理论探讨的专著,也有对云南少数民族文化进行深入调查的个案研究。丛书力求从不同的视角来探讨当下云南民族文化多样性及其繁荣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提出全球化与现代化语境下民族文化保护传承的路径选择,必将为促进云南民族文化强省建设和民族文化繁荣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

第二,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相结合。长期以来,云南民族大学一直坚持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并重的原则,以学科建设推动人才培养,以人才培养促进学科建设。本套丛书既有关关注民族文化的学术专著,也有加强学科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的系列教材。例如,内容涉及纳西、傣、彝、傈僳、景颇、拉祜、哈尼、苗、壮、佤等11个语种的语音、文字、词汇、会话等方面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教材,以及陀螺运动、秋千运动、蹴球运动、射弩运动、高脚竞速运动等云

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教材的出版,不仅对促进民族学学科和专业建设起到积极作用,而且对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三,田野调查与文献资料相结合。自20世纪20年代英国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开创了人类学现代田野工作范式以来,我们不难发现,中外经典的民族志著作,无一不是建立在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基础之上的;而近年来的民族学研究在倡导田野调查的同时,也强调了历史文献资料对民族志文本撰写的重要性。本套丛书的另一特色是注重田野调查与文献资料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丛书中的不少专著,就是其作者在长期深入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获取大量鲜活的第一手素材并参考借鉴了云南丰富的地方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撰写的。

第四,学术研究与服务社会相结合。云南民族大学老一辈学者的民族学研究成果,曾经为党和国家制定民族政策、做好民族工作提供了理论支持,为民族文化遗产和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套丛书立足于国家战略的高度,从不同的层面和视角关注底蕴深厚、异彩纷呈的云南民族文化及其繁荣发展与保护传承问题,力求为云南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示范区的建设以及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和谐发展、跨越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深厚的学术积淀和传承是学术创新的重要源泉。我们不揣浅陋呈现给读者的这套丛书,既是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的标志性学术成果,也是我校民族学博士学科建设取得的又一突破性进展。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够对提高我校的人才培养质量、推动民族学学科建设、促进云南民族文化繁荣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当然,由于时间仓促和编撰者水平有限等种种原因,这套丛书肯定会存在诸多不足之处,我们诚恳期待学界同仁的批评指正。

2013年国庆于昆明莲花池畔

序

我很高兴为段忠玉博士的这本重要著作写序，读着书稿，我思绪万千，并为之感动。段忠玉博士是原来我在云南中医学院工作时的同事，在国际教育学院任教，2011年我调到卫生厅工作后不久的一天，她给我打来电话，非常腼腆地向我打听民族医学博士方面的事情，鉴于她专业背景的问题，我建议她考云南大学的民族学，可以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民族医学，最终她顺利成为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的一名博士研究生。从此，段博士就会不断地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来一些关于民族医学方面的问题与我探讨，我渐渐发现了她是一名勤于学习、善于思考的年轻人，不到半年的时间，她所掌握的民族医药文化方面的知识已经不亚于一名民族医学硕士毕业研究生的水平，于是我向她建议从医学人类学的角度研究傣族传统口功疗法，这最终成为她博士研究的课题。确定课题研究方向后，段博士开始积极申报国家社科基金，我当然不好给她泼冷水，只是给了她一个建议——用她现在所学习的方法研究一下傣医药传承与保护的问题，想不到的是，她以此为题目撰写的标书真的获得了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的面上项目资助，从此我对这位非医学专业出身的年轻人开始刮目相看。我见过不少勤奋的年轻人，但是像段忠玉博士这样勤奋而执着的年轻人确实不多，她不仅无数次深入西双版纳曼栋龙村田野点，还几乎跑遍了云南省所有傣族聚居的地方，令我感叹的是，为了寻找傣族的踪迹，她北上金沙江，南至红河边境、泰国……尝遍了做田野调查的辛酸苦辣！自2013年她开始从事傣医药相关研究至今，已经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面上项目1项，云南省教育厅重点研究项目1项，先后以第一作者或独撰发表学术论文近20篇，其中核心期刊10篇，北大核心6篇。

我从事中医及民族医教学、研究和临床30余年，认为这本书在医学文化学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可能是首次相对系统地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医学人类学来考察少数民族的口功疗法。传统口功疗法在云南少数民族医疗实践中较为常见，在传统傣医中使用更多，大湄公河流域国家使用口功的就更加普遍了，这种现象，作为一种医疗实践活动的存在形式，对于一个从事民族医药研究的人来说不得不引起关注。但不得不承认，传统口功疗法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所以从民族传统文化组成部分的角度对其展开研究，就有着特殊的意义。段忠玉

博士成为第一位运用医学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传统口功疗法的学者，她透过口功治疗这个视窗，从信仰、文化的角度，分析口功治疗的实践、作用机理等，来探究傣族的文化信仰、医学信仰和医疗选择的关系，以及讨论在现代化进程中口功治疗存在和延续的文化根源。其研究不偏不倚，客观公正地用大量一手田野实例来分析和阐释，其度把握得十分恰当。作者认为，傣族口功治疗可以起到“移情聆听”的作用；口功治疗的存续基于信仰和文化，即傣族村民共同的疾病观念和医学信仰，为口功治疗的存续提供了文化基础；医者和患者共同的文化规则是口功治疗的前提；作为生理的疾病，口功治疗具有局限性；对口功的过度依赖会削弱人们对抗疾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延误治疗的最佳时机；由于民间摩雅口功治疗中消毒不够严格，容易导致疾病传播。这些都是很有见地的。

作为一名医生，当我读到“现代医学带来的文化休克”这一节以及两个个案时，在对于少数民族患者在现代医疗面前的无奈深感忧虑的同时，也对口功存在的文化和医疗价值有了新的认识，在现代医疗中医患关系的文化失灵、医患信任缺失的情况下，傣族传统口功法独特的医患沟通形式和一定的治疗效果，增加了傣族患者对口功治疗的认同，这也表明了多元文化选择的重要性。

医学，尤其是少数民族医学，除了自然科学属性外，人文性和社会性也是其不容忽视的重要属性，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对后两者的重视程度是远远不够的，学科的单一性、人才的单一性、方法的单一性，极大地限制了民族医学学科的高水平发展，段忠玉博士研究的方法和成果，无疑为我们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也是一个很好的借鉴。

郑 进

2017年10月1日

（郑进，云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云南省中医药管理局局长，云南省中医药学会会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傣医学学术带头人，云南省重点学科民族医学学科带头人，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傣族文化的疾病认知	(23)
第一节 疾病界定：何为病	(23)
第二节 病因解释：病从何来	(25)
第三节 疾病治疗：病如何消除	(32)
小 结	(48)
第二章 傣族口功摩雅：谁来治	(49)
第一节 口功摩雅群体	(49)
第二节 摩雅的选择	(62)
小 结	(64)
第三章 傣族口功治疗的疾病：治什么	(65)
第一节 口功治疗的常见疾病	(65)
第二节 口功治疗的不常见疾病	(74)
小 结	(82)
第四章 傣族口功治疗的过程：如何治	(83)
第一节 治疗的基本过程	(83)
第二节 治疗场所、言语与器物	(86)
第三节 个案调查	(109)
小 结	(116)
第五章 傣族口功治疗的效果：怎么样	(117)

第一节 接受过口功治疗的村民与患者·····	(117)
第二节 治疗效果·····	(119)
小 结·····	(121)
 第六章 傣族口功治疗的理论分析：为什么·····	(123)
第一节 口功治疗的包容性分析·····	(123)
第二节 口功治疗的文化基础分析·····	(126)
第三节 口功效力的机理及局限·····	(139)
第四节 口功治疗的文化变迁·····	(141)
小 结·····	(144)
 结 语·····	(145)
 附 录·····	(147)
 参考文献·····	(172)
 后 记·····	(178)

绪 论

一、傣族概况

傣族是中国本土的少数民族，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世纪，《史记·大宛列传》言：“昆明之属无君长，善盗寇，辄杀略汉使。然闻其西千余里，有乘象国，曰滇越。”文中的“乘象国”指今腾冲、德宏一带，“滇越”就是对傣族先民的称呼。《汉书·地理志》中说道：“百越族群支系繁多，种人极盛，先是散居于南海东海一带，后逐渐向西南迁移。”新发掘出来的考古资料和傣族古籍文献与传说中有不少关于澜沧江流域和瑞丽江流域早有土著先民居住的说法。西双版纳《南丝本勐》（各勐的史书）说道：在“滚摆泐”（意指从外边迁徙来的人）尚未迁徙到澜沧江边，帕雅阿拉武的人马也尚未来到西双版纳之前，“傣泐”就在坝子里定居繁衍、开垦农耕了。因此，可以认为，傣族原始先民是百越族群和本地土著融合而成的。自东汉以来，傣族先民被称为“掸”。《后汉书·和帝本纪》载：“永元九年（公元97年）春正月，永昌徼外蛮夷及掸国重译奉贡。”《后汉书·安帝纪》载：“永宁元年（公元120年）……十二月，永昌徼外掸国遣使贡献。”唐樊绰《蛮书》卷四《名类》载：“黑齿蛮、金齿蛮、银齿蛮、绣脚蛮、绣面蛮，并在永昌、开南，杂种类也。”所以，唐朝将傣族称为“黑齿”“金齿”“银齿”“绣脚”，或“茫蛮”“白衣”。宋朝沿称傣族为“金齿”“白衣”。从元朝到明朝，继续称傣族为“金齿”，并进而扩大作地名，“白衣”则写作“佰夷”或“百夷”。清朝以后称“摆夷”。至于傣族自称，则一直作“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正式定名为“傣族”。

据傣文史籍载，傣族历史上曾出现过“乘象国”“蓬国”“掸国”“勐卯国”“庸那迦国”“景陇金殿国”。这些均属地方政权，统属历代的中原王朝管辖。傣族聚居区的疆域随着中原王朝的兴衰和改朝换代而产生变异。西汉时期，傣族地区属益州郡之徼外地，后属益州郡；东汉时期，西双版纳及滇南一带的傣族地区，有“文鸠傣部”之称。德宏及滇西一部分傣族地区，则属永昌郡管辖；唐朝时期，有很广阔的一部分傣族地区，归南诏、大理国统属，其余傣族地区，则由腾冲府、永昌府、开南府、普洱府、建安府管辖；元明以后，傣族地区开始实

行宣抚土司制度，所有傣族地区的宣抚司，皆由中央王朝分封，颁发给虎符金印。

中国傣族人口达 120 多万人，分布较广，在云南主要分布在四大流域（澜沧江流域、怒江流域、金沙江流域、元江流域），即滇中的通海县、昆明市的禄劝县，滇西南，滇西，滇南的中越、中老、中缅边境，滇北金沙江沿岸的永胜、华坪、永仁、大姚、武定等，四川省的渡口市、广西壮族自治区南盘江沿岸也有少量分布。傣族的文字有傣泐文（西双版纳傣文，主要通行于西双版纳、孟连、双江、镇康、耿马、景谷、澜沧等地）、傣纳文（德宏傣文，主要运用于德宏，在临沧、思茅、保山部分地区也有使用）、傣绷文（红金傣文，使用于云南省耿马县的孟定、勐简等地）、傣端文（金平傣文，使用于云南省红河州金平县、勐拉等地）、傣皓文、傣亚文等。傣族在长久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受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影响，现绝大部分傣族并存着原始宗教以及南传上座部佛教两种不同的宗教信仰。

傣族有很多节日，泼水节是最重要的节日之一，傣语叫作“金比迈”，节日时间是公历四月十三日到十五日。节日来临时，傣族人杀鸡、杀猪，还要做许多年糕（豪诺索）在节日食用，节日历时三天。关门节是宗教性节日，傣语叫作“豪瓦萨”，时间在傣历九月十五日，公历为七月中旬。关门节期间不出远门，不举行婚嫁，村寨内不举行娱乐活动，村民们定期拜佛。三个月后是开门节，傣历十二月十五日，公历为九月中旬，雨季已经结束，即日起，村寨中恢复一切活动，可以举行婚嫁和娱乐活动。



云南四条河流经的傣族地区

注：本图由网络图改制。

云南省的傣族主要分布在四大流域：澜沧江流域、怒江流域、元江流域和金沙江流域。有标记的地方为我们所到过的田野调查点：澜沧江流域的景洪、景谷、景东；怒江流域的德宏州芒市、陇川县、盈江县；元江流域的玉溪戛洒、漠沙，红河金平县金水河镇；金沙江流域的楚雄永仁县、武定县等。

二、傣族医疗概况

美国医学人类学家亚瑟·凯博文（Arthur Kleinman）把一个文化内的医疗体系分为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大众、专业及民间层面。^① 参照其理论，从专业、民间、大众三个层面对澜沧江、怒江、元江和金沙江流域傣族传统医药进行医学人类学阐释，即将公办的傣医医院及与此有关的医疗实践内容归为专业层面来展现；将民间的非专业、非体制化、神圣或世俗的医药实践归为民间层面来总结；将基于个人、家庭、社区的及贯穿于人们吃穿住行等的医药保健观念、知识和方法从大众的层面来概括。三个层面之间相互依存、互相转化。

（一）澜沧江流域傣族医疗

澜沧江全长两千多米，流域面积超过 16 万平方千米，处于 $94^{\circ} \sim 102^{\circ} \text{E}$ ， $21^{\circ} \sim 34^{\circ} \text{N}$ ，起自青海，由西向东南斜跨西藏自治区和云南省。整体地势自北向南呈条带状分布倾斜，澜沧江上游较为宽阔，中游较为狭窄，到下游才又变得宽阔。澜沧江上游北部与通天河相毗邻，西部以他念他翁山—怒山为界与怒江流域相分隔，东部以芒康山—云岭—无量山为界，与金沙江和红河相分隔。澜沧江流经范围广，横跨寒温带、中温带、暖温带、亚热带和热带，北上青藏高原，中至横断山脉，南达干热河谷，沿江流域滋养了众多生态系统，从高山草甸、寒温带针叶林、暖温带阔叶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到热带雨林都有。傣族在澜沧江流域主要分布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普洱市、临沧市等。此流域的傣族传统医疗研究主要以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作为主要田野点。

1. 专业层面的傣族传统医疗

云南自古为蛮荒之地、瘴气之地，疾病丛生，傣族先民不断实践，靠着生产生活中积累下来的医药知识，与疾病做斗争，广大边远的村寨基本上只有民间和大众两个层面的医疗形式。随着佛教的传入，傣族人有了文字，傣医药有了质的飞跃，形成了以“四塔五蕴”为理论核心的完整医疗体系。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积极发展少数民族卫生事业，积极抢救挖掘民族民间医药，西双版纳州民族医药调研办公室、民族医药研究院、西双版纳州傣医医院相继成立，这使专业层面

^① Arthur Kleinman. *Patients and Healers in the Context of Culture: An Exploration of the Borderland between Anthropology, Medicine, and Psychiatry* [M].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的傣族传统医疗得以出现，大大改善了傣族医疗现状，促进了傣医药体系的完善、传承和发展。

西双版纳州傣医医院是集傣医临床、科研、教学为一体的综合性民族医院，2007年12月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批准为国家全国重点建设的十家民族医院之一。现医院占地面积50亩，有科研、医护人员225人，开放床位248张。在临床诊疗方面，医院设立了骨伤科、传统特色治疗专科、妇科及风湿病专科。傣医十大传统疗法包括：暖雅（睡药疗法）、烘雅（熏蒸疗法）、难雅（坐药疗法）、阿雅（洗药疗法）、沙雅（刺药疗法）、查雅（擦药疗法）、果雅（包药疗法）、抱（口功吹气疗法）、闭诺（推拿按摩疗法）、过（拔罐疗法）、药膳茶酒等，同时傣药也广泛运用于临床，深受患者信赖。科研方面：科研人员收集翻译、整理编撰出版傣医药史籍文献20多部，如《西双版纳傣药志》《傣医验方选》（傣文版）、《西双版纳古傣医药验方注释》《傣族药物故事》《傣医传统方药志》《古傣医验方译释》《傣医四塔五蕴的理论研究》《傣族传统医药方剂》《傣族医药学》等，并从所收集的传统经方、单、验秘方中，筛选研制出应用历史悠久、疗效确切、毒副作用低、药源丰富的院内制剂43个。教学方面，根据国家相关政策，1990年启动师带徒教育。目前培养国家级傣医药人才4批，共6人，省级2批，共4人。学校培养人才层次包括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各个层次。西双版纳州傣医医院先后与西双版纳州卫生学校和职业技术学校合作，开办了傣医中专和大专班。同时启动与云南中医学院傣医本科和研究生培养体制，并与泰国清莱皇家传统医学院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

在傣医医院成立之初，傣医科室的傣医生基本上都是选自民间傣族村寨有名的摩雅。现在大多数医务人员也是傣族人，傣语是交流的主要语言，这使得傣族医者和患者之间的交流障碍较少，有利于医患之间更好地沟通，当然，傣医医院的医疗费用相对于民间医疗来说要高出一些。总体来说，在紧急情况下，傣族人会选择就近的医院，如果遇到严重的疾病，又想通过传统的傣医药治疗，在经济能够承受的情况下，傣族人一般会选择傣医医院。

个案0-0-1:

2014年7月田野调查中，傣族朋友岩某告诉我，他的姐姐生完孩子后一直腰痛，吃药也不见好，后来送去傣医院看医生，医院离她家很近，开车几分钟就到了，并且傣医医院很宽，停车很方便。当问及为什么不去州医院或找民间摩雅或咪莫看时，他说去州医院的话太远。另外，只是腰痛，也不用打针，可能用傣医药好一些，没那么多副作用。至于民间摩雅的话，知道嘎洒曼栋龙村治疗骨头断之类的病的效果好。咪莫的话，好多年轻人不信了，毕竟不科学，我们还是要相信科学，有